

1.神軀¹

我從沒問過父親，如何應覺神，神的進入，那是怎樣的感覺，像特務行動，是秘密，他不曾說，彷彿是一件極為自然的事，如同我們吃飯、睡覺以及排泄，或是坐在馬桶上發呆。

那段天氣極寒的日子，習慣在凌晨時分才走進浴室裡，將水溫調的極熱，在拆掉浴缸的磁磚地上，將自己縮成一具嬰孩，蹲在蓮蓬頭下讓水靜靜地沖刷，要蝕去一些什麼，恍惚看著那水悠悠螺旋地流入排水孔，蓮蓬頭向上如一座噴水池，水花四濺，卻無法許願。想學貓那樣試著蜷縮進大臉盆裡，讓自己感覺溫暖，卻露了大半出來，在白霧之間癡呆望著身體，像小說裡白玫瑰坐上馬桶上望著自己的肚臍。

坐著的時候，將肚子上疊起皺摺的脂肪捏起又放，放了又捏，一開始只是無意識地重複動作把玩肚皮，後來我想起很多事。幼時晨起被喚至浴室刷牙洗臉，許多的時間，我其實都在浴室裡計算眠夢，最舒適的位置是浴室門邊，坐在浴室藍白色的馬賽克磁磚上，手肘放在門檻，頭輕輕地靠著門，浴缸上方的小窗戶，有陽光筆直奔跑進來，投射在臉上，小小的浴室像一具輕柔的泳圈，乘載著我在一片蔚藍而無人，安安靜靜的泳池裡，如同獨自在大海漂流那樣靜謐，自在地聽著水聲在眠裡悠遊，穩穩陷入那樣的漩渦裡，可能溺了也不自知。有些更暈的時候，習慣性脫下睡褲與內褲後，坐上馬桶向後靠著水箱，或微微側身靠著牆壁，進入眠夢，意識迷濛間有細細的水聲流進耳裡，也有風從通往陽台的木門下方扇葉狀的透氣版碰觸到我沒有穿褲子涼晃晃的身體，好像有什麼鑽進入身體裡面，不是很確定。是不是有另一個我，正在刷牙？每一次敲門聲打破了夢，我都以為自己已經完成了盥洗程序，直到大人手指抹過我的眼睛，那黃色結晶的眼屎，理直地黏在他指尖上，才發現真實的樣貌。

有時候我並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或者有沒有另一個我。國中時有一次我和同學在公共電話亭巧遇三年級的學姊，我是認識她的，忘記什麼緣故認識，掛上話筒她和我們聊起來，那時我視線高度恰好落在她鼓起的胸前，發現她白色襯衫透出淡黃色的內衣，胸前繡學號的那兩行字體，顏色好像和大多人的有很微小的差異，我一直想看出什麼來，好奇眼睛還是繡線的顏色出了問題，於是手指自己往她胸前如點水般，很輕很輕地點了一下，那瞬間時間彷彿停止，我們好像沒有在呼吸，只有秒針仍維持步調走了一圈。然後她嚇到了，我也是，如一場夢境墜落後的清醒，她罵變態、噁心的聲音迴繞在整個校園裡，碰撞牆壁後又折回我耳旁，像天使的光圈那樣，形成一個圈罩在頭頂上。而後我們不曾再接近過彼此，回教

¹ 高雄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首獎得獎作品

室的路上同學用奇怪又驚慌的口吻頻頻追問我為什麼要那麼做，我說：「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做了嗎？

毫無記憶，甚至身體也沒有，對於手指頭碰觸到胸部的觸感，一點也想不起。那是我嗎？在眠夢裡遊走，會打開冰箱大把抓起食物往嘴裡塞，或打開門走到夜晚的街上亂晃，而醒後卻完全丟失了記憶。沒有察覺的時空中我確確實實靈魂漂浮了，或者它自我身體隱匿而後飛去。在眼鏡行對老闆說自己近視只有一百度，卻在拆封後戴著少了兩百度多的隱形眼鏡，任由機車載我在巷弄裡奔馳，世界上了一層膜，而我在其中，像舊時綜藝節目那樣用猙獰的臉要穿破，又被膜彈回，我看見馬路起了波浪狀，公園裡的樹連樹幹都在晃蕩，車子的輪胎都沒有著地，眼前風景都像調色盤那樣模糊地混在一起，那時我剛從中醫診所領了藥包出來，好似開門進入另一個時空，但那是現實的漂浮扭曲變化。在恢復意識的時候，想不起來自己為什麼會那樣回答，或許那剎那光與光之間交疊的夢遊裡，我的靈魂它暫時性消失。

後來我不斷追溯家族史裡關於夢遊，猜想這是種隱性承襲且難以擺脫的病症，像一種藤蔓在身體內部擴張，蔓延並包圍所有皮膚下看不見的器官，在必要的時候發作，不痛不癢，但結痂的傷口會告訴你，那些裂痕，有血。

父親被神明附身起乩時，發作起來會生氣，激烈與鬧哄一再重複與交疊，有時一把香往頭上扎，那鮮紅就流洩，所有人還要去按耐神明的脾性，深怕惹跑了神。

我羨慕父親他有正當理由花很多時間離開現實漂蕩虛幻裡，而沒有人會責怪他。父親澡後，在白色三花牌內衣褲外面套上整齊的外出服，並且刷過牙，像一種隆重的儀式，在客廳裡的長椅正中就定位，他必須進入另一個身份。偶會放鬆打幾個哈欠或聊上幾句話，便坐定莊嚴之姿，在煙霧飄渺中，有東西進入他的身體，他成了另一個自己—神。神在時，父親不在，所有人都知曉軀體裡的是神，問神的人獻上祈求，並聽令於神，神發怒的時候，眾人都懼怕神走而安撫，但此時誰會問父親的靈魂被藏到哪裡去，是否在沒有軀體時，無形飄蕩於空氣中。

神離開祂的軀體而進入父親，父親的身體的空室如一個容器，必要時靈魂讓位於神，空出位置好以將神安座，靈魂與神在洞裡來來去去。如冰箱裡那些保鮮盒們，身體裡面裝過一批又一批食物，然後在進與出的穿插間逐漸因侵蝕漸崩毀。

我從未見過神的模樣，取代父親靈魂的神，如一種摸不透，指尖觸碰不到而無感的抽象存在，甚至無法精準確判祂的存在。

放空的時間裡，我時常想著，是父親使神行使神救世之責，抑或神使父親能當神，在某些時刻能臨高居上。問神的時候，大多我都保留了我的真心話，我猜想或許祂還是有一絲父親，那是不能被窺探的秘密。有神，因而父親的人面網狀漸張舉，問神的人不斷為祂燃起手中的一支又一支沒間斷的香煙，小香爐中的木屑煙霧也裊裊，不斷竄進父親那具載體裡，這些過多供奉的煙是神吸納還是父親，問神的人會知道嗎？

父親活得並不像神，沒有太高的身體能位在空中觀看，不抽離，無法避免過多的災異，缺乏預知自命的能力。那些命理簿上算著的生辰好壞，總不是他的。在意過多灼熱的眼光和言語，如我心裡那些微渺的恐懼，總是恐臆著是不是在說我，懼於被鄙視厭惡，總是選擇用無所謂來蓋過波動的心跳。那些問神的人，神來的日子必定到場，神不來的日子總讓我們家回歸自然而寧靜的日常，僅僅留下過多的評論當作紙屑，好似秋落葉不斷不斷地墜落，沒有神的日子，誰說過話了？每一回，在打過招呼後，我都刻意將這些人臉的辨識，從腦中刨去，我想著自己和他們之間幾步的遙遠距離，可能僅此一次的擦肩而永恆的過。若父親只是父親，他的軀體再也不能出借給神的那一天，是否那些留下供品的主人、電話那頭的聲線，都會溶解成泡沫般的幻影，消失於最後一絲爐煙揮散時。

小的時候，聽過一則傳說，在農曆七月間，在太陽下山前要將竹竿上的衣服收進，否則鬼魅幽魂便會附於衣服上。那些東西沒有形體，不易被發覺，我時常來不及在夕陽隱沒前收衣服，總想著當我穿上夜涼的衣服時，幽魂們是像纖維那般進了衣服裡，藏匿於衣服上呢？還是在衣服套入身體後，與我的靈魂重疊，或者取代。曾有過那樣的念頭，若靈魂被侵蝕了，而成另一個內在非我的人，可能會擁有一些超越的能力，或鬼或神。那麼便能控制命運吧？

無數夜晚裡的一個，幾個混亂的人影現身在監視器小小的螢幕上，家人與陌生人在月光下的影子混雜凌亂，忘記了那是不是我第一次在電話裡撥出三個數字碼認真地表達，而不是孩童的惡作劇，慌亂的手還在抖，電話那頭疑似問過我為什麼撥過來、發生了什麼事，回答了什麼已不復記憶。試圖像裝底片那樣，自前端拉出些許片段，母親坐在黑幕的客廳裡，告誡著不要打燈，她抽咽著近乎昏厥，頭上被套進一個大塑膠袋，說是讓她換氣。父親的厚外套多了裂痕，棉絮從那些邪惡笑臉般的缺口吐了出來。父親成為一具傷體，而神沒辦法進入他。

第七天的夜晚，我睡在靠窗的那個房間，抽取幾張睡在那張父母親曾睡過的

記憶片段，忽然想起一回我的靈魂抽離。先是做了個夢，內容是什麼在醒後早已空白，而後從額頭開始大量的汗珠猛發，我感覺到自己像被釘牢或綑綁在那張父母的雙人床，四肢僵直無法動彈，慌張地想大聲呼喊，張大了嘴但喉嚨裡發不了一點聲音，恐懼不斷隨心跳增長，環顧整個房間小夜燈的黃光還亮著，桌上關著的老電視黑色螢幕沒有投影出我以為的鬼影，然後我便看見床上閉著眼睛的自己，安安靜靜如深眠那樣躺著，而我站在床邊的電視螢幕前。

好幾次發高燒在昏沉中，靈魂恍惚，好像一眨眼就會消失；偶爾吃助眠藥時，藥效發作，有什麼好像從後腦鑽進，意識逐漸渙散，在進入睡眠的最後一刻，我常想到底是我要遺失了自己，還是什麼侵入了我，而原來的我呢？

那些冬夜裡，我總是在等待天亮，在夜裡追逐著一些也許不會實現的願望，受了傷但卻假裝沒有，吃著中藥，可是身體在逐漸失去痛覺，我沒有哭，但是為什麼心裡還是不斷浮現那些聲音說：「妳知道我為什麼討厭妳吧？」一句一句都入侵進了身體，體重並沒有改變，但是卻在逐漸消瘦，大概是靈魂一點一滴都流掉了。

也許我們都可以沒有了自己，我這麼想著。

我學父親先進浴室洗了很熱的澡，換上很乾淨的衣服，然後在神明廳裡先在淨香爐裡放燃燒的一小木條，覆蓋上木屑，任由煙霧包圍整個空間，再燃起五支香，我學著父親的眼神及口吻，貌似虔誠的向神訴說，再依序將香插上香爐，中爐三柱，其餘各一，小心翼翼將香插直。我跪在神前，心裡默念著，我們約好了，我可以的。我期盼神會來，並且願意交出自己空蕩的內核，歡迎進駐。將我帶向一個碰觸不到而崇高的境界。

那段時間裡，我時常做那些關於死亡的夢，如同電影裡走在海邊的送葬隊伍的後頭，夢裡有死亡的人，棺木搖搖晃晃被抬著，冥紙灑自頭上灑落，活著的人沿路哭著，哭著走著。有好幾年，我仍不時會夢見死，也閉氣幻想著躺在棺木裡與冥紙、陪葬物，共同封存於無光、無空氣的空間裡，那樣就是死吧。醒來之後常恐懼，也有幾次，真的有人那樣走了。我害怕自己，成為某種感應體質，帶來黑暗，像一個懼高症的人站在高樓尖端行走，隨時會墜落。

想相信神，想安撫起伏的心，但我始終沒有真正靠近過神，每當要從神龕上將神請下時，因為是陰性女體，從沒有擔任過捧神的旗手。記得那些鄉土劇裡，每一集神蹟顯世之時，劇情通常在主角們拜神後，神在一旁觀看、施法，或在人無意識突然入侵，而主角清醒後記憶也不復存在，看似不在的時間裡，神改變了

什麼。我想那樣地相信，神會來，會來吧。會改變什麼的。

彷彿被噴了乾冰，當火不斷燃燒著成灰，白霧充斥整個神明廳，學父親一上一下舉起手，閉上眼，從齒間吐出氣，有什麼自身後慢慢靠近，無法確定身體能否容納，但隨後我告別了自己。如同那些突然被附身的人，哭了起來，高昂時用點燃的香刺上身，搖晃身體唸起那些文雅的台語，我下了樓，漂浮於空間裡，手指過一些地方，暫停了時空，沒有仙女棒，但是施了一些連自己也不知道的魔法，懲處做壞事的人，讓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受了刑罰，他們會驚嚇而慌亂，像我家人那種神情，也許會求饒。再用紅墨水寫了幾道符而後燃燒，讓灰燼飄散在空氣裡。我還看見了另一個父親，於是伸出手拉了他。抽出的底片曝光之後，重新裝入。這一集的結局會是好的，片尾要記得加上介紹神顯蹟的故事，可是少了能現身說法的人。

回歸平靜的時候，像時光機的隧道，穿過很長的一段路，發現了盡頭有光，走出去之後，是一片明亮而湛藍的海洋，海是一片寧靜，海水透明的藍折射了光，很刺眼。神明廳裡神的容貌依舊，煙霧已散去，而我還是我自己。

客廳裡清晨的微光透了一點進來，母親頭靠著長椅的一端睡著，房間裡父親蜷曲著身體，混著紗布裡藥物的味道，發出孱弱的氣息。我走進浴室裡，脫衣服時還有香灰殘留的味道，一點一點的黑色餘灰黏在頭髮上。坐在馬桶上打瞌睡時，陽光窗戶照進來很亮，想不起昨夜是否有夢，淺淺的眠裡，沒有夢，沒有人來叫醒我，沒有感覺有東西從門縫裡進來。

而神呢？父親呢？

沒有見過神，不知道祂是否在那神像軀殼裡，還是如父親所說雲遊四海，而作為神之乩身也只是替代，父親把身體借給神，在某些時間裡自身主權喪失，成為一具載體。他是父親還是神，是真的還是假的，這是一個空白題。

他擁有陽性體魄，能夠在神需要的時候被使用，應該也算神的一部份，但為什麼某些不可測、無法放入掌中的神秘感，同身體不斷地在急速下降與垂墜。是不是神要離開了，所以人會逐漸成為被棄置，並逐漸腐朽為空殼載體，還是合理的解釋這是成為神的挑戰過程，叫做劫數。

若帶著父親去看病，心理醫生或許會告訴我們，這是一種夢遊病症，是假、是虛幻，會說很多精神症狀名詞。在病歷表上填上緊密的英文字，搭配一些藥物，但不能連同化掉的符混合陰陽水一起喝下，然後我們都不再擁有另一個自己或別人在身體裡，夢遊痊癒。

2.父城

不曾告訴過父親，我在城市裡迷遊時，常跟在他忌諱的喪葬隊伍後面緩慢走著。

行至高架橋下時，習慣地放慢速度，兩側會有送葬隊伍插入，沿途喇叭播放佛音，彷彿正昭告請讓路給死人，我刻意選擇最靠邊，甚至在線外，像貼壁那樣，與我的機車很慢很慢。有幾次試圖超越上面大佛壓著的靈車，棺木裡亡靈太重，悲傷很沉，靈車更緩，掛著寫著姓氏淺粉近似慘白色燈籠的前導車上，有冥紙自窗內不斷向外灑出。那些粗糙貼著銀箔的紙張，自頭上飛過時，心裡會默念佛號，自小熟悉的神明稱呼自然在腦中緩緩輪轉。想渡一下那些靈魂，也許也渡自己。

很長的一段時間，已經習慣，我不以為會更招來鬼魅壞運。反而像某種鬼祟尾隨，連停紅燈，都維持一段距離，在那個停滯的時間中，我沿著送葬線突然流瀉出很長的電影膠卷，散落在灑滿冥紙之路，如同瀕死倒數，像是在初上研究所時同學們看不見也聽不著我，還有家人間的爭吵，我在裡面也隱形了，像亡靈那般，沒有被真實地看見，一切都並沒有標籤上我的名字。直至轉彎靠近學校，送葬隊伍右轉朝向火焰處去，才暫停倒帶。還以為膠卷上能有我的影像，可是卻沒有，好似舊式卡帶被丟棄時拉出一堆膠線糾結纏繞，沒有音軌。

我和父親，也像一球被打亂而糾結的毛線團。

「你真正足憨慢，輸別人真多。」這句話不斷迴旋在耳，尤其別人對他炫耀自己孩子的優越時。我想他會用欣羨的眼神去稱讚別人的孩子，藉此掩飾心底的憂傷。很多時候我們也為了我的未來爭執，曾經他對我說：「妳欲選這條路，以後就毋通後悔！」那是第一次我違背他，堅持自己的方向，我不再為了他的期待而選擇，在爭執中忠於自我。他逐漸朝向老年去的這一生，自今仍缺少那些在社會上能讓自己發出光芒的虛妄價值，大概是財產、地位、學歷之類的俗物。

我討厭他欣羨的眼神，爭執的時候，我告訴他：「那些人也沒什麼，哪有那麼偉大」還有，我在心裡最後一把火燒掉而沒說的問句是，我們真的不值嗎？做為你孩子的我，是否真的毫無價值可言？為什麼我都要活得那樣渺小卑微，只因為別人的言語與目光。

別人總說他生女兒不值，「卡早人攏看未起我生查某团。」他時常憂傷地說著。

而這句話始終成為一種隱性而需要去翻轉的規則，於是他時常提早替我規劃，

他要的那個未來，而非我的。後來我總是決定了方向才通知，他慌亂而氣急，深怕我迷了路，被城市裡的鬼魅拉進不歸路裡。

日子裡，偶爾會突然接到父親的電話，說他看了命理書，或是神明說我運勢不佳，很多不好的要懂得避，護身符要隨身攜帶著，掛完電話後的隔天，便會收到母親寄來的掛號郵件，裡面躺著幾張黃紙紅字，上面我僅看懂淨字，是淨符。感覺有異時，或參加完喪禮，必定要燒一張在碗裡配陰陽水，再折一段芙蓉菊灑身體和房子各個角落。那濕的黑灰渣，點片狀殘留在整個空間，蔓延出如霉的斑。

在城市裡生活近十年，我一直住在父親留下的老公寓裡。始終沒辦法真正的離開這座房子，即使父親已經鮮少到城市裡。無數次我想離開這裡。

「妳走了，房子該怎麼辦？」

「這樣爸媽去時，誰來照顧他們？」

問句夾帶著責任，也在不斷地在生活裡燃起火苗，在某些時刻成了家人間的烽火。而火始終沒有滅，中醫師診察我手腕上的脈動，說我的體內正在發燙，若是如此肯定是火燒傷了裡面那些器官，還有我有過敏體質，難怪我總是發癢打噴嚏，在那個壁癌斑駁的老公寓裡，始終無法適應多年來城市的潮濕與空氣，也學不會守護一座房子或城市。

始終覺得這座城市有鬼，而我在城市裡的時間線不斷被向後拉長，無限延伸。

生活中累積的灰燼好像已經沈重地無力去判斷何時是最嚴重的時候，後來我幾乎放棄燒符，找不到燃燒的理由。許多東西都不斷地積累，蝨蠹那樣向上堆積走過每一條路，還不時地清算背上少了什麼，該補上了，在黏貼紙上寫過密密麻麻的注意事項、補充物品、待辦瑣事、想改善的狀況，貼在桌前的一片空白處，和那些有笑容的拍立得照片一起，無止盡的整理再整理，卻丟不掉任何東西。空間裡不斷向上高疊的物品，成了一座牆，把人和人都隔絕，那些如影子般躲在心底的鬼魅，會說話的、眼眸會發熱的，都一層又一層層的堆積。而心裡正默默恐懼著會不會有一天睡覺翻身便被重重地壓死，那已經不是符咒能保護了的。

S說，妳會需要一個秘密部落格，在裡面盡情地畫符燃燒。我說，這城市裡有太多燒不淨的東西，那火驅得了外面的鬼，卻趕不走心裡的。那些路總是左轉又左轉的銜接，有時刻意轉入一些交錯巷弄，想發現更多新的可以躲藏之處，但仍然要走，終究要回到原本的路上。像擺脫不掉的送葬隊伍，我在交叉的網狀路裡找尋出口，卻一再地左轉，轉回原地，而那隊伍竟然還沒有走完。

一些恐懼，在心裡燃燒成好幾個小灰燼，不動的時候只是靜靜地躺在那裡，但風來就會被吹散開來，灑在身體的每一寸空間。試圖想挖一個洞，將灰燼都埋入，放上一些枯枝落葉和泥土，用腳輕踏，好好地埋藏起那些無助。

有時候，我分辨不出來究竟是逃不了，還是害怕改變，又或者我恐懼那些責任背後的言語，會灼傷人。我追尋一個更遙遠的地方，卻跨不出那一步。

父親比我更早到這座城市，但總是來了又走，他所記的方位與我的路名，即使是一樣也時常無法重疊。每次他接送我，他總是告訴說南邊和北邊的出口，我問他是幾號門，他總是說方位，他不記得路名，永遠說的是家的東南或西北方，某條路或某個巷子。於是我們一直找不到對方，迷路在彼此的羅盤迷宮。

我手裏遺失了指南針，而他僅剩東西南北四個方位詞，出了老公寓的家門後，我們總是朝著各自的座標去，背對著向左向右走。一路上找不到這城市的海，聽說海很遠，海風吹不到我的房間，即使貼上了海的照片，上了水藍的漆，那還不是海，也許我曾朝著海的方向去，但是並沒有到達。去不了可以哭泣的地方，於是躲進房間衣櫃裡，頭頂著冬衣外套，將自己置於中間黑暗夾層裡，瘋狂埋怨再盡力哭泣，如果可以哭掉什麼就好了。想丟掉背著過重的東西，或其實想讓自己蛻成別人，總是不斷地攀爬想成為父親口中更好的人，可我討厭那俗氣的眼光與評價。

想起在城市裡，第一次載父親。

他坐在我的機車後座，來自後方的重量，讓我手心沁出了汗。長年開車的他，無法重新駕馭機車，我成了正駕駛，初次主導路線。他仍舊不斷地提醒我，前方有汽車，要小心、快要紅燈了，騎慢一點，車站就騎大條路直直去就是了，他比我更熟這座城市。我小心翼翼地，刻意將油門鬆握，速度要慢，煞車不能急。

或許是緊張了，還是無法讓這段路程完美。

機車速度逐漸遲緩，油門呈現出吃力，可是這段路並沒有爬坡，最終在路途的一半，停止動力。油錶壞掉而停止它半圓的轉動一段時間了，我猜想是沒有油了，如實告訴父親。一如我眼皮跳動的預感，他氣急地不斷碎念，其中一段特別清晰：「我看別人的囡仔攏未按呢，哪會慫到沒油也毋知影……」，莫名的火苗燃起，我對他說：「嘿啦，我就是慫，就是爛啦！逐項攏輸別人！」像把很多年來

的灰燼都倒出來，我們之間陷入很長的沈默。之後不斷接收到關於家人們用炙熱的語言，說父親養妳那麼大真不值，真是辜負了父親的愛與期待，沒想到妳這麼不孝，那麼糟，究竟妳有什麼資格說父親。

近三十年前，母親產後，父親曾想將我送人。偶爾會閃過那樣的念頭，也許當時把我遺棄，或許一切都會不同。可是我沒有後悔，父親有嗎？

每一次遇到了那些難以解釋的狀況，會猜測可能是鬼魅作祟，父親總是會拿一張符配另外六張空白黃符紙，再折散成扇形，父親手指捏緊末端，點燃一邊，火焰紅了起來，搭配咒語在頭上繞著，這樣便能驅走那些無形的東西。必須燃燒透徹的黃符紙，燒至末端在父親手指上燙了傷，紅中帶了黑色灰燼，父親總是燒符為了別人，他說那是一種責任。

我知道自己內心反抗著一座隱形牢籠，不想朝著那些隱性規則去走，所以任性地違背他，選了自己想念的科系，拒絕去加選一些證照，以及更多我拒絕在世俗裡為了眼光而扛起的責任。而他仍舊在突然想起時會對我傾倒很多希望。

「英文也是要學好。」

「有國立學歷，別人才看會起。」

「欲在社會上和人倚起，若啥貨攏無，只有乎人看無。」

要是再多這個、那個就更好了，完美會更好，這些我都知道，但要一一回應這些期待，好像迷路那樣地慌。當我什麼也不說的時候，有時候他誤以為我是自我放棄了，那種不了解如同我們背對背看不見彼此方向。

我一個人留在城市裡，自己遊走，自己燒符，想讓一切都更好。可是沒有人能夠保證符燃燒殆盡之後，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是不是真的都消失。

每當騎長路到陌生遠方，在路口總是向左向右抉擇，不知哪個方向能正確抵達，匆忙抉擇後，沿著路名一段、二段、三段……跨越了區域，在陌生的風景裡找不到目的地，突然像失智老人迷途，慌亂地亂闖。走了又走，也許已經翻越過這座城市的東西南北，卻不自知。不斷尋找能適合一條坡度很高能不斷朝上走的路，卻於憂傷茫然裡逐漸失去自己，沒有明白城市裡的路，分不出方位，無法成為一個擁有價值裡好的象徵。

時常感覺這座城市不屬於我。住處帳單上的名字是父親，常買飯的店家，盡是他喜的口味，他知道很多最在地的滋味，他還有許多老友在這，總是高談過去

與現在這座城市的模樣，他片斷累積的時間沙，堆成比我的十年更高。我不過是附屬於此，掛在城市的懸崖邊晃蕩，卻沒有成為他嚮往的城市人。

在城市的深夜裡，離家很遠。當我不再慣性燒符以後，總是想著一個問題，究竟人能不能沒有家，沒有家是寂寞，可是家的重量也很難扛起，如同我包包裡厚厚一疊的護身符，那些寫著紅字的符紙沉殿殿地存在。

記得最初到這座城市的時候，買了一本細長地圖，翻開後每個區域都會被切割成兩三頁，父親戴老花眼鏡在地圖上仔細檢視小字，嘩啦嘩啦說出他熟悉的幾個地方，用東西南北向座標告訴我，那時我並不懂定位。時常忘記帶地圖出門，在城市裡遊走摸索出那些想走的路。後來那本地圖被埋在抽屜裡一個被忘記的地方，直到換房間的時候，清出多年間的棄物，它是之一。

像神隱少女為河神洗澡，我搓洗生活，拉出一堆垃圾，為那些記憶裝袋，送它們遠行，它們要到一個遙遠而荒僻之地，被掩埋、被燃燒。

始終沒有習慣父親最初帶的路，於是孤獨地在城市裡，走在一條自己的路。燃起最後一張符紙，用來照亮遠路，驅心裡的鬼。

3.無眠隊伍²

凌晨三點夜最深時，我在陽台曬月光路燈，望著對面大樓夜裡留的一盞廚房小燈與寂靜，用手指畫出線條，嘴裡吐出氣體，想吐出一些哀愁，卻連一點煙圈也看不見。

我想自己並不寂寞，台南家裡，此時的父親也還沒有睡吧。當我打開檯燈閱讀起手機先前按下儲存的長文或影片，也有時起身從床角的書疊中抽出一本，在夜裡咀嚼著深意，父親會在漫長的夜裡做些什麼？他是個不肯智慧科技化頑固老人，長輩圖漫溢的時代，他仍退回按鍵式的智障型，在我的頒獎典禮努力對焦，拍出一堆糊化過分的照片。

而我們卻都是過於清醒的人，在那些無聲的夜裡，不斷纏繞腦海裡的線，過去、現在、未來無數交織。

大約有長達一年的時間，因為在生活裡不斷切換身分，慣性的焦慮感又浮上每個該好好安眠的夜，總是在最需要睡眠或早起的時刻無眠。

我一向是無法馬上入睡的體質，記得童年時，被規定必須在固定時間就寢，當時所有手足皆睡在一個大房間，每當躺上床一段時間，只留下昏黃夜燈的房間無聲電視裡影集或娛樂節目正播放輪轉，偶爾我會佯裝翻身側睡，在沒人發現時眯著眼偷看，也在好幾個似睡似醒間聽見姐姐們討論我，那些關鍵字大多是壞、任性、脾氣差一類的，闔著眼皮側耳聽完後才讓自己真正地翻過身睡去。成長後，每一次被情人抱在懷裡，應當安心睡去的時刻，總要聽過好幾輪那規律呼吸聲或鼾聲，才能告別清醒。

在台南老家每當夜深，空間都被覆蓋上規律節奏呼吸聲或鼾聲的網，僅剩細小從房間另一端對外窗傳入的電視節目對話，與我手邊鍵盤聲協奏，那是還醒著的父親與我。越是增長年歲，無法入眠的頻率越是好發，一次偶然想起父親曾一派輕鬆地對友人說：「我已經半年攏無困啊！」才發現原來無眠也是會遺傳的。

父親的大半輩子都想當一個完好的人，所有的事情都希望能有最完美的方式。他最常在深夜裡運轉洗衣機，整個程序冗長，他必須先等候全家洗完澡，蒐羅好髒衣服，洗衣機放水、用瓶蓋量好定量洗劑，最後放入衣服，設定好運轉時間。他慣用老式雙槽洗衣機，在洗衣程序結束後，還要手動排水跟注水，才能放入脫水槽，脫乾後再套入衣架排上曬衣桿，最後推到室外，衣服才能曬到早晨的陽光。而晾曬的衣服必須在太陽下山前，還保有太陽餘溫時收進屋內折疊。這是父親一向堅持的完美，沒有一個流程會被疏漏，而漫長的深夜洗衣程序，要搭配電視機裡那些重播過許多次的舊電影或政論節目，七星菸的煙霧，偶爾會不小心遮住周星馳

² 刊登於《印刻文學生活誌》2019年6月號

的臉，只剩下笑聲。

頑固的堅持落在生活每個細節，父親愛鑽研通書，於是全家都必須恪守準確的規範行事，祭祀、嫁娶、出遊……等，都有挑選好的日子或時辰，以及不能犯的禁忌。儘管我們都小心地守著堅持，卻也抵擋不了過多的破壞。從間斷性失去睡眠的日子開始，我總想著父親何以成為反覆無眠之人，他肯定擁有了更多的深夜寂寞。

不太記得是從哪個人生階段開始，失眠的症狀如影子擺脫不了，只想起固定在中醫診間裡，禿頭而幽默的中醫師診著手脈告訴我，睡眠不好，火氣大，肝火太旺，他常常笑著說：「最近很不爽哦，火氣那麼大。」即使我已經睡了不短的時間。那些混合藥粉換過好幾回，時而偏酸，也老是偏苦，偶爾偏甜，更多是種混雜味覺，什麼都摻了一些。最初拿捏不了吞藥粉技巧，一日三餐有兩餐飯後都被乾粉嗆得直咳，更多次是那半乾半濕的藥粉哽在喉嚨，每一口呼吸都充滿藥粉味。

開始服用藥粉，也是學會吞下更多事的時期，工作上偶爾出了差錯，資深同事斜著眼大聲說：「私立學校畢業的，不意外。」，碩士班時曾有過對同學開玩笑，後來竟被公開在社群網站上批評，底方一片留言聲援，所以我讓自己道歉了，在訊息往來中對方高姿態的說：「本來就不該對我們開這種玩笑。」而那不過只是句穿得像情侶裝。兼了教書工作後，有時青春的目光灼熱，除了以會被聽到的音量私語，說教得不怎麼樣外，更會直接在眼神交會時，拋出一句：「你去跟她說，你不要當她的小老師啊！」而前晚正是為工作準備至凌晨三點又失眠的夜，進教室前我深呼吸想止住心跳再加速，試圖克制顫抖的手。總以為時間過去，自己會更好，身體需要承受的會越小，總有那天能一口順利吞下苦澀藥粉，或是戒掉藥。我開始通勤到另一個城市上學後，這世界依然故我，那三小時一班的客運，因為規定不明，我曾被站務員趕下車或被司機遺忘，也有司機走錯路線，放錯跑馬燈，每次我都以為自己要被遺漏在陌生的高速公路。鼓起用氣撥出客訴電話，對方卻說：「我們會向公司反映，但是妳有問題在先。」掛上電話，我再度撕開中藥包，用更多的水努力將藥粉灌入身體深處，期望溫和科學中藥能安撫著內心、熨平憤怨哀傷。

無法安然睡去的夜晚，我時常一個人反覆咀嚼每句他人話語，反覆猜疑話語中是否隱藏深意，也不斷回憶反省過去每刻瞬間，自己究竟做錯了什麼？自小父親便教我們要噤聲，深恐得罪了誰。每逢親友大聚會，父親總是慣性缺席，身為孩子我們學會晚到早走，逢人必禮貌問好，餐畢協助收拾、清潔盡一切禮節，扮演好角色，努力揚起嘴角兩端，聽著誰炫耀學歷、薪資、交往對象，偶爾被訕笑

一兩句，才能杜絕身後那窸窣小語綿延。

近幾年，親友聚會絕跡，父親與親友們學會彼此不再聯絡，他極少出門，學不會網路，於是他看不見、聽不見那些傷害。過往總會到家裡來按電鈴，需要金援、需要神救，需要父親各種幫助的大人們，總會與我們走失在某個事件的交叉口，而那交叉點不知為何都與金錢相關，那之後的他們與我們逐漸步在不同兩端。父親曾開放家裡，隨時歡迎別人來吃飯，甚至賣掉房產，簽下貸款，只為了拯救那個因揮霍掉大把金錢而一度活成末路的人，也在別人女兒緊急生產卻聯繫不到親屬之際，趕到醫院負擔起長輩的責任，在每個夜半努力為別人處理各項需要他的事。或許被需要，是父親生命中之必要。他是如此渴望被肯定，渴望自己是一個完美的人，在每段關係中都能美好，能將一切事情都按照合理軌跡運轉。不常出門的父親不會知道，整個灣裡小鎮漫溢著他討厭的虛妄耳語，說他心狠，說他和誰之間金錢借貸關係複雜，罵他沒有照顧誰，他的形象成了交叉兩條短線。然後在所有需要共同抉擇的時候，那些人都背叛了他，他們與父親的身體內在明明都是同一條深朱色脈流，不知為何愛成了怨懟，究竟是我們生錯血脈，還是選錯了方向，或父親終其一生愛錯了期待。

家裡遇到糾紛時，我天真地問對方：「你覺得我爸會這樣嗎？」始終忘不了那回應：「不無可能，時間會改變人的太多了。」後來我再也沒有與對方說過任何一句話，也同時對父親噤聲。而他也僅是倔強地不願為誰屈服，依然在深夜等候衣服洗好時抽上幾根菸。

那個失眠夜，我爬上台南老家屋頂，以為能眺望小鎮外圍的海洋，想看看那海岸上是否有著和我們一樣的無眠之人，排成隊伍走著，卻被起伏如山巒的屋頂遮蔽。屋頂兩側交會高起處兩片斜板，仍留著兒時以石塊刻下的全家姓名，父親那欄文字最大，那時以為老天爺會看見，便能獲得庇佑。卻沒想到在多年後，我與父親都無法將自己哄入美夢中。每一次在黑暗中，閉眼、睜眼，再緊緊讓上下眼皮緊貼，眼前總會浮現電影裡那個不解丈夫為何自殺的女人，跟在海岸上送葬隊伍後，獨自寂靜地走著，走著。她是否也在追尋未知的答案？

父親與我同年告別摯友，他送我去參加告別式，在側門出口等我，帶著哀傷神情點著香菸。那段傷痛使我更加無法入眠時，我每兩天打一次電話給父親，我說：「我還是覺得心裡怪怪的，很不安定。」然後努力用台語在電話這端描摹出惡夢輪廓，最初他總建議我到廟裡求心安，於是我去給媽祖收了兩次驚，洗了兩週符令灰佐艾草葉澡。依然無眠或惡夢，我再次描述完新的夢境，父親總說，妳

那是心理因素。

輪到他告別時，收到通知那晚，我在家等他探視回來，他的平靜中滿是疲憊落寞，低下頭那鬢角顯得更灰白，他淡淡地說：「就這樣過了一生。」，總想著他會跟那晚的我一樣喚不出一個夢，只是他不知道這夜裡他女兒竟也不成眠，我蹲坐在樓梯間，靠著父母親房間窗戶，望著漆黑想確認他們勻稱的呼吸聲才安心，卻聽見床板輕輕發出像打開櫥櫃時卡榫的微嘆，那是父親翻身，此刻的他想著什麼？用回憶織夢抑或獨自感傷，他也逃脫不了心理因素吧。那晚他沒有起身去洗衣服，只是從窗戶緩緩洩出一點嘆息。我們都活得越來越寂寞。

我們都是慣於深夜的動物，寂靜與黑暗好像才能讓我們成為自己。電視節目上因為表演而讓墨水沾染滿身黑的人，多麼令人羨慕，在沒燈的暗夜，就能安然地存在，不被發現，於是也沒有傷害。但實際上，我和父親都渴望光，卻也害怕光，想被看見，又恐懼言語和目光。

無法哄睡自己，導致睡眠時間不斷向後扯，總是醒在太陽高張時，喜歡吃早餐卻永遠錯失早餐時間。做了晚間上班的工作後，偶爾我會討厭白天，整個城市的人不停轉動上工，我獨自在家，白天的夢卻充滿罪惡感。我洗衣、打掃，偶爾從陽台觀察路過的上班族，他們連走路都走得那樣當然。必要出門時，我卻總要把自己打扮好，才敢出家門，讓自己看起不那麼像在日頭之下無事可做。父親將大把的陽光時段都填進他的田園日常，如荒漠般的田地裡，只有他一個人，服務那些不會發出光且永遠靜默的植物，他會待上整個白天直到天暗，老是錯過晚餐時間，家人時常聯絡不上他，只能在那不明的狀態裡等待他歸來，我深信著父親，他知道該回來。母親不明白究竟那田何以讓父親待上一天中的三分之二時間，如同她無法理解父親需要個能閃躲世界的出口。

某個無事的白日，父親難得沒有下田，因為必要的事務必須往市區去，熱心的親友說要陪同，兩人卻在路途中言語失和，父親難得捍衛自己，而對方是那種熟悉社會的大人，沒有誰願意退讓。或許是遺忘了，父親一個人獨自被拋在他陌生的市區，離家說遠不遠，卻是走路要花上許久的距離，他在那看著人來車去，找尋回家的方法。要是我，回家以後肯定要看個《喜劇之王》再大哭整夜。那晚，父親發過幾分鐘怒氣後，依然回歸夜裡的靜默，獨自對著電視機。

有一段時間，我對於社群軟體感到慌張，害怕各種不被理解的傷害，也恐懼面對別人實現了我未完成的事。只好獨自躲進不會被發現的網路空間，瀏覽過各種影片或黑白畫面裡雜蕪的網友貼文。試圖想平息焦慮，以為這樣便能面對那個無法完成的自己，好繼續隔天醒來後繁雜的工作日常，結果又是在沒有睡意的夜裡，看著喜劇或傻甜的情愛橋段一個人哭著。父親也依然在他的深夜裡，獨自對

著周星馳的電影，沒有哭沒有笑。

那海邊的送葬隊伍中會有我和父親嗎？

無法織夢成眠的夜，我們都應該將自己曝曬在月光下，那海風吹過來，將腦海與心裡的底面膠卷出來曝光在月光下。如果看見有美麗的光在遠處閃爍，就把那個深處秘密的自己送葬。

沿著堤防，我走在父親身後對他說：「看，眼前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到」

父親走了幾步，從口袋抽出香菸盒，燃起一根他習慣的七星，吐出煙圈說：「也不是，天光後就會真美啊！」